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子部

荀子卷十七

唐 楊倞 註

性惡篇二十三

當戰國時競為貪亂不修仁義而荀卿明於治道知其可化無勢位以臨之故激憤而著此論書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聰明時乂亦與此義同也

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偽為也謂矯其本性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為之者皆謂之偽故為字人傍為亦會意字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天生性也順是謂順其性也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

亡焉疾與嫉同惡烏路反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文理謂節文條理也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道與導同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故枸木必將待檃栝烝矯然後直枸讀為鉤曲也下同檃栝正曲木之木也烝謂烝之使柔矯謂矯之使直也鈍金必將待礱厲然後利礱厲皆磨也厲與礪同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悖亂

而不治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爲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使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矯彊抑也擾馴也今之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爲君子縱性情安恣睢而違禮義者爲小人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孟子曰人之學者其性善孟子言人之有學適所以成其天性之善非矯也與告子所論是也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僞之分者也不及知謂智慮淺近不能及於

知猶言不到也書曰予冲人不及知之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聖人之所生明非天性也事為也任也周禮大宰職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鄭云任事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是性偽之分也不可學不可事謂不學而能不事而成也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可見之明常不離於目可聽之聰常不離於耳也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如目明耳聰之不假於學是乃天性也孟子曰今人之性善

將皆失喪其性故也（孟子言失喪本性故惡也）曰若是則過矣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之（朴質也資材也言人若生而任其性則離其質朴而偷薄離其資材而愚惡其失喪必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所謂性善者不離其朴而美之不離其資而利之也（不離質朴資材自得美利不假飾而善此則為天性也）使夫資朴之於美心意之於善若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使質朴資材自善如聞見之聰明常不離於耳目此乃天性也）故曰目明而耳聰也（故曰如目明耳聰此乃是其性不然則是矯偽使之也）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

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飢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所以代尊長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於性而悖於情也悖違然而孝子之道禮義之文理也故順情性則不辭讓矣辭讓則悖於情性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問者曰人之性惡則禮義惡生禮義從何而生惡音烏應之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猶本也言禮義生於聖人矯

僞抑制非本生於人性也故陶人埏埴而為器陶人瓦工也埏擊也埴黏土也擊黏土而成器埏音羶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言陶器自是生於工人學而為之非本生於人性自能為之也或曰工人當為陶人故猶本也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僞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自是聖人矯人性而為之如陶人工人然也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於人之情性者也膚謂皮膚文理也佚與逸同人勞苦

則皮膚括撮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之者也受性自爾不待學而知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後然者謂之生於偽是性偽之所生其不同之徵也徵驗故聖人化性而起偽言聖人能變化本性而興起矯偽也偽起於性而生禮義老子曰智慧出有大偽莊子亦云仁相偽也義相虧也皆言非其本性也禮義生而制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聖人之所生也故聖人之所以同於衆其不異於衆者性也所以異而過衆者偽也聖人過衆在能起偽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有弟兄資財而分者且順情性

好利而欲得若是則兄弟相怫奪矣怫違戾也或曰怫字從木旁弗聲也方言云自關而西謂之怫今之農器連枷也且發聲也且化禮義之文理若是則讓乎國人矣故順情性則弟兄爭矣化禮義則讓乎國人矣凡人之欲為善者為性惡也為其性惡所以欲為善也夫薄願厚惡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苟無之中者必求於外故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勢苟有之中者必不及於外既有富貴於中故不及財勢於外也用此觀之人之欲為善者為性惡也無於中故求於外亦猶貧願富之比今人之性固無禮義故彊學而求

有之也性不知禮義故思慮而求知之也然則性而已則人無禮義不知禮義（性而已謂不矯偽者）人無禮義則亂不知禮義則悖然則性而已則悖亂在已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不矯而為之則悖亂在已以此知其性惡也）孟子曰人之性善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謂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謂惡者偏險悖亂也是善惡之分也已（言善惡之分在此二者　分扶問反）今誠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則有惡用聖王惡用禮義矣哉（有讀為又　惡音烏）雖有聖王禮義將曷加於正

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惡（今以性善為不然者謂人之性惡也）故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為之立君上之勢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是聖王之治而禮義之化也今當試去君上之勢無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下民人之相與也（倚任也或曰倚偏倚猶倚觀也）若是則夫彊者害弱而奪之衆者暴寡而譁之（衆者陵暴於寡而諠譁之不使得發言也）天下之悖亂而相亡不待

頃矣頃少頃也本或為須須須臾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故善言古者必有節於今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節準徵驗凡論者貴其有辨合其符驗辨別也周禮小宰聽稱責以傅別鄭司農云別之為兩兩家各執其一符以竹為之亦相合之物言論議如別之合如符之驗然後可施行也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設張而可施行今孟子曰人之性善無辨合符驗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設張而不可施行豈不過甚矣哉故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性善則不假聖王禮義也性惡則興聖王貴禮義矣故檃括之生為枸木也繩

墨之起為不直也立君上明禮義為性惡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直木不待檃栝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將待檃栝烝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之性惡必將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問者曰禮義積偽者是人之性故聖人能生之也言禮義雖是積偽所為亦皆人之天性自有聖人能生之衆人但不能生耳應之曰是不然夫陶人埏埴而生瓦然則瓦埴豈陶人之性也哉

豈陶人亦性而能瓦埴哉亦積偽然後成者也工人斲木而生器然則器木豈工人之性也哉夫聖人之於禮義也辟亦陶埏而生之也辟讀為譬然則禮義積偽者豈人之本性也哉凡人之性者堯舜之與桀跖也其性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言皆惡也今將以禮義積偽為人之性邪然則有曷貴堯禹曷貴君子矣哉所以貴堯禹者以其能化性異於衆也有讀為又凡所貴堯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偽偽起而生禮義然則聖人之於禮義積偽也亦陶埏而生之也聖人化性於禮義猶陶人埏埴而生瓦

用此觀之然則禮義積偽者豈人之性也哉既類陶埏而生明非
本性也所賤於桀跖小人者從其性順其情安恣睢以出
乎貪利爭奪故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桀跖小人是人之本
性也天非私曾騫孝已而外衆人也曾參閔子騫孝已殷高宗之太子皆有至
孝之行也然而曾騫孝已獨厚於孝之實而全於孝之名者
何也以綦於禮義故也三人能矯其性極為禮義故也天非私齊魯之
民而外秦人也然而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不如齊魯
之孝具敬父者何也孝具能具孝道敬父當為敬文傳寫誤耳敬而有文謂夫婦有別也

以秦人之從情性安恣睢慢於禮義故也豈其性異矣哉綦禮義則為曾閔慢禮義則為秦人明性同於惡唯在所化耳若以為性善則曾閔不當與衆人殊齊魯不當與秦人異也塗之人可以為禹曷謂也塗道路也舊有此語今引以自難言若性惡何故塗之人皆可以為禹也曰凡禹之所以為禹者以其為仁義法正也然則仁義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人皆有之然而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然則其可以為禹明矣今以仁義法正為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則唯禹不知仁義法正不能仁義

法正也唯讀為雖將使塗之人固無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而固無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邪然則塗之人也且内不可以知父子之義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不然以塗之人無可知可能之論為不然也今塗之人者皆内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則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其在塗之人明矣今使塗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本夫仁義之可知之理可能之具然則其可以為禹明矣今使塗之人伏術為學專心一志思索熟察

加日縣久積善而不息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伏術伏膺於術熟察精熟而察加日累日也縣久縣繫以久長也故聖人者人之所積而致也雖性惡若積習則可為聖人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曰聖可積而致然而皆不可積何也曰可以而不可使也可以為而不可使為以其性惡故小人可以為君子而不肯為君子君子可以為小人而不肯為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嘗不可以相為也然而不相為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塗之人可以為禹則然塗之人能為禹未必然也雖不能為禹無害可以為禹足可以

徧行天下然而未嘗有能徧行天下者也夫工匠農賈未嘗不可以相爲事也事業然而未嘗能相爲事也用此觀之然則可以爲未必能也雖不能無害可以爲然則能不能之與可不可其不同遠矣其不可以相爲明矣工賈可以相爲而不能相爲是可與能不同也可與能既不同則終不可以相爲也此明禹亦性惡以能積僞爲聖人非禹性本善也聖人異於衆者在化性也堯問於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人情甚不美又何問焉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禄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

甚不美又何問焉唯賢者為不然引此亦以明性之惡韓侍郎作性原曰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而已矣中焉者可道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一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則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歟始惡而進善歟始也混而今也善惡歟皆舉其

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感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灾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為姦瞽瞍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學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老佛而言也雜老佛而言之也者奚言而不異

有聖人之知者有士君子之知者有小人之知者有役夫之知者多

言則文而類終日議其所以言之千舉萬變其統類一也是聖人之知也文謂言不鄙陋也類謂其統類不乖謬也雖終日議其所以然其言千舉萬變終始條貫如一是聖人之知也少言則徑而省論而法若佚之以繩是士君子之知也經易也省謂辭寡論而法謂論議皆有法不放縱也論或為倫佚猶引也佚以繩言其直也聖人經營事廣故曰多言君子止恭其所守故曰少言也其言也諂其行也悖其舉事多悔是小人之知也言諂行悖謂言行相違也齊給便敏而無類雜能旁魄而無用齊疾也給謂應之速如供給者也便謂輕巧敏速也無類首尾乖戾雜能多異術也旁魄廣博也無用不應於用便匹延反魄音薄折速粹熟而不

急折謂折辭若堅白之論者也速謂發辭捷速粹熟所著論甚精熟也不急言不急於用也不恤是非不論曲直以期勝人為意是役夫之知也期於必勝人惠施之論也徒自勞苦爭勝而不知禮義故曰役夫之知也有上勇者有中勇者有下勇者天下有中敢直其身中謂中道敢果決也直其身謂中立而不倚無回邪也先王有道敢行其意言不疑也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俗於亂世之民循順從也俗謂從其俗也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唯仁所在為富貴禮記曰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樂之得權位則與天下之人同休戚苦或為共也天下不知之則傀然

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是上勇也傀偉大貌公回反或曰傀與塊同獨居之貌禮恭而意儉大齊信焉而輕貨財大重也齊信謂整齊於信也賢者敢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廢之是中勇也尚上也援牽引也輕身而重貨恬禍而廣解恬安也謂安於禍難也而廣自解說言以辭勝人也解佳買反苟免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勝人為意是下勇也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繁弱封父之弓左傳曰封父之繁弱鉅與拒同黍當為來史記蘇秦說韓王曰谿子少時力能拒來司馬貞云言弓弩勢勁足以拒於來敵也然而不得排檄則不能自正排檄輔正弓弩之器檄巨京反桓公之葱太公之闕

文王之錄莊君之曶闔閭之干將莫邪鉅闕辟閭此皆古之良劍也葱闕錄曶齊桓公齊太公周文王楚莊王之劒名皆未詳所出葱青色也錄與綠同二劒以色為名曹植七啟說劒云彫以翠綠亦其類也曶劒光采慌惚難視以形為名也闕未詳或曰闕缺也劒至利則喜缺因以為名鉅闕亦是也干將莫耶鉅闕皆吳王闔閭劒名辟閭未詳新序閭丘卬謂齊宣王曰辟閭巨闕天下之良劍也或曰辟閭即湛盧也閭盧聲相近盧黑色也湛盧言湛然如水而黑也又張景陽七發說劍曰舒辟不常李善云辟卷也言神劍柔可卷而懷之舒則可用辟閭或此義歟然而不加砥礪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驊騮騹驥纖離綠耳此皆古之良馬也皆周穆王八駿名騹讀為騏謂青驪文如博棊列子作赤驥與此不

同纖離即列子盜驪者也然而前必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馭然後一日而致千里也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賢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靡謂相順從也或曰靡磨切也今與不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偽也所見者汙漫淫邪貪利之行也汙穢行也漫誕漫欺誑也莊子北人無擇曰舜以其辱行汙漫我也身且加於刑戮而不自知者

靡使然也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矣靡而已矣

君子篇第二十四 凡篇名多用初發之語名之此篇皆論人君之事即君子當為天子恐傳寫誤也舊第三十一今升在上

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 告言也妻者齊也天子尊無與二故無匹也 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 適讀為敵禮記曰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 足能行待相者然後進口能言待官人然後詔 官人掌喉舌之官者 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言而信不慮而知不

動而功告至備也盡委於羣下故能至備也天子也者勢至重形至佚心至愈愈讀為愉志無所詘形無所勞尊無上矣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此之謂也詩小雅北山之篇率循也濵涯也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莫敢犯大上之禁大讀為太太上至尊之號天下曉然皆知夫盜竊之人不可以為富也皆知夫賊害之人不可以為壽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為安也由其道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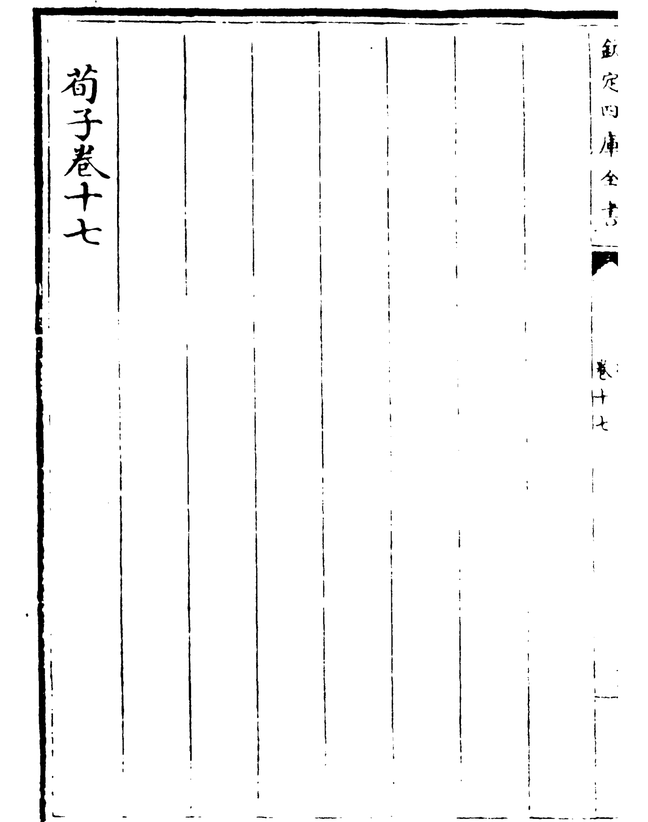
人得其所好焉不由其道則必遇其所惡焉（道謂政令）是故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治世曉然皆知夫為姦則雖隱竄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請（自請刑戮）書曰凡人自得罪此之謂也（言人人自得其罪不敢隱也與今康誥義不同或斷章取義歟）故刑當罪則威不當罪則侮爵當賢則貴不當賢則賤（不當則為下所侮賤）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故殺其父而臣其子殺其兄而臣其弟（言當罪而用賢歸于至公也謂若殛鯀與禹殺管叔封康叔之比者）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分然各以其誠通（善惡分然其忠誠皆

得通達無屈滯是以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傳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之謂也尚書甫刑之辭亂世則不然刑罰怒罪爵賞踰德以族論罪以世舉賢秦誓所謂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公羊亦云尹氏卒曷為貶譏世卿也故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德雖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論罪也三族父母妻族也夷滅也均同也謂同被其刑也先祖當賢後子孫必顯行雖如桀紂列從必尊此以世舉賢也當賢謂身當賢人之號也列從謂行列相從也以族論罪以世舉賢雖欲無亂得乎哉詩曰百川

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此之謂也詩小雅十月之交篇毛云沸出也騰乘也山頂曰冢崒者崔嵬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言易位也鄭云憯曾也懲止也變異如此禍亂方至哀哉今在位之人何曾無以道德止之論法聖王則知所貴矣論議法效聖王以義制事則知所利矣以義制事則利博也論知所貴則知所養矣事知所利則動知所出矣養謂自奉養所出謂所從也二者是非之本得失之源也故成王之於周公也無所往而不聽知所貴也桓公之於管仲也國事無所往而不用知所利也吳有伍子胥而不能用國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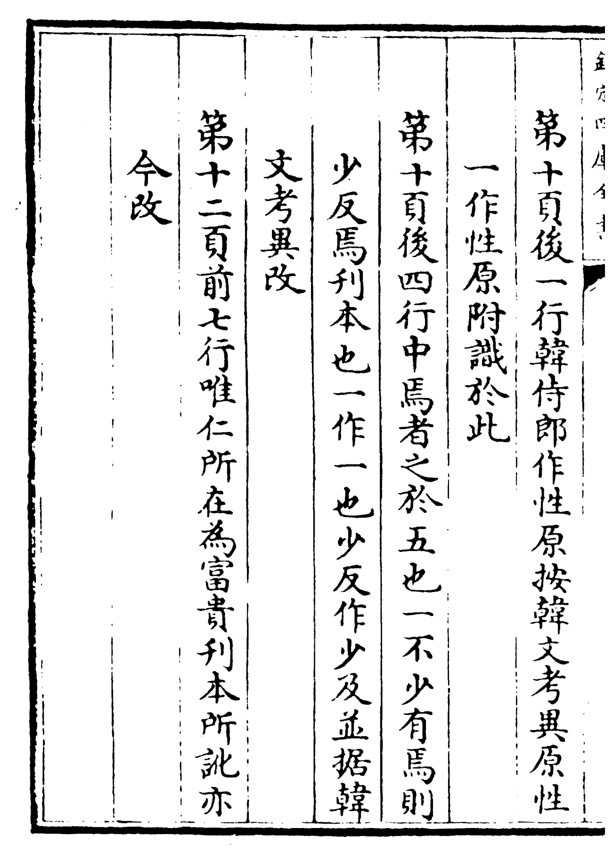
于亡倍道失賢也故尊聖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慢賢者亡古今一也故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序長幼此先王之道也故尚賢使能則主尊下安貴賤有等則令行而不流流邪移也各知其分故無違令親疏有分則施行而不悖施謂恩惠親疏有分則恩惠各親其親故不乖悖施式豉反分扶問反長幼有序則事業捷成而有所休捷速也長幼各任其力故事業速成而亦有所休息之時也故仁者仁此者也仁謂愛悅也此謂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序長幼五者也愛悅此五者則可以為仁義者分此者也分別此五者使合宜則為義也節者死生此者也能為此五

者死生則為名節也忠者孰慎此者也慎讀為順人臣能厚順此五者則為忠也兼此而能之備矣兼此仁義忠節而能之則為[illegible]備矣備而不矜一自善也謂之聖一皆也德備而不[illegible]伐矜人皆所以自善則謂之聖人大凡人之以有一善則揚揚如也聖人包容萬物與天地同德何所矜伐為也不矜矣夫故天下不與爭能而致善用其功不矜而推衆力故天下不敢爭能而極善用於衆功若則有敵故不尊也有而不有也夫故為天下貴矣有能而不自有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詩曹風鳲鳩之篇言善人君子其威儀不忒故能正四方之國以喻正身任物則四國皆化恃才矜能則無所得者也



荀子卷十七

謹案卷十六第八頁前八行及亦説之意也按亦
字疑誤檢各本皆同姑仍其舊
第十一頁後四行終必與女相見刊本女訛安據
世德堂本改
第十三頁後三行賤則可以知節求刊本求訛永
據世德堂本改
卷十七第十頁前二行然而未嘗能相為事也刊
本而訛則據纂圖互注本改



第十頁後一行韓侍郎作性原按韓文考異原性一作性原附識於此

第十頁後四行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刊本也一作一也少反作少及並據韓文考異改

第十二頁前七行唯仁所在為富貴刊本所訛亦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錄監生臣陸恩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荀子卷十八至二十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荀子卷十八

唐 楊倞 註

成相篇第二十五

以初發語名篇雜論君臣治亂之事以自見其意故下云託於成相以喻意漢書藝文志謂之成相雜辭蓋亦賦之流也或曰成功在相故作成相三章舊第八今以是荀卿雜語故降在下

請成相 請言成相之辭 世之殃愚闇愚闇墮賢良 世之殃由於愚此愚闇以重墮賢良也 人主無賢如瞽無相何倀倀 倀倀無所往隨許規反 貌相息亮反 倀丑羊反 請布基慎聖人 慎讀為順請說陳布基業在乎順聖人也 愚而自專事

不治主忌苟勝羣臣莫諫必逢災主既猜忌又苟欲勝人也論臣過反其施言論人臣之過在乎不行施惠施式致反尊主安國尚賢義拒諫飾非愚而上同國必禍所以尊主安國在崇尚賢義若拒諫飾非以愚闇之性苟合於上則必禍也曷謂罷國明多私假設問答以明其意罷讀為疲謂弱不任事者也所以弱者由於多私國語曰罷士無伍韋昭曰罷病也無行曰病比周還主黨與施還繞遠賢近讒忠臣蔽塞主勢移曷謂賢明君臣明君臣之道則為賢上能尊主愛下民主誠聽之天下為一海內賓主之孽讒人達賢能遁逃國乃蹷孽災也蹷顛覆也愚以重愚闇以重闇成為

桀久而愚闇愈甚遂至於桀也 世之災妬賢能飛廉知政任惡來惡來飛廉之子秦之先也史記曰惡來有力飛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 卑其志意大其園圃高其臺榭卑其志意言無遠慮不慕往古 武王怒師牧野紂卒易鄉啟乃下易鄉迴也謂前徒倒戈攻於後啟微子名下降也如讀為向 武王善之封之於宋立其祖立其祖使祭祀不絕也左傳曰宋祖帝乙也 世之衰讒人歸比干見刳箕子累累讀為縲縲繫也釋箕子之囚 武王誅之呂尚招麾殷民懷招麾而指撣也 世之禍惡賢士子胥見殺百里徙子胥[illegible]百里奚也為[illegible]是所從百里[illegible]徙遷也謂不見用虜亡[illegible]遷徙[illegible] 穆公任[illegible]

五伯六卿施[illegible]

說[illegible]卿也世之愚惡夫偏造而不通孔子拘之[illegible]謂

畏[illegible]隙也歷當三統奉帝道於甚罪轉之[illegible]子合[illegible]

論曰[illegible]相[illegible]

最封為[illegible]也言春

由為[illegible]道[illegible]

請牧甚[illegible]見在傷

想如見之說人周柏附[illegible]此之[illegible]人險

也甚必施辯質罪[illegible]文武之道同根戲文武周文王武王伏戲古

帝王大昊氏始畫[illegible]造書契者戲與義同

由之者治不由者亂何疑為凡

成相辨法方至治之極復後王後王當時之王言欲為至治在歸後王謂隨時設教不必拘於古法也愼墨季惠百家之說誠不詳愼到墨翟惠施或曰李即莊子云李眞之莫為者也又曰李子問而笑之據此則是梁惠王厡首惠施同時人也韓侍郎云或曰李梁也列子曰李梁楊朱之友言四子及百家好為異說故不用心詳明之詳或為祥治復一修之吉君子執之心如結言堅固不解也衆人貳之讒夫弃之形是詰衆人則不能復一讒夫則兼弃之但詰問治之形狀言侮慢也或曰形當為刑無德化唯刑戮是詰言虐暴也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聖人心平如水而有埶直而用抴必參天而有埶上疑脫一字言既得權勢則屈己以繩接人用抴功業必參天也世

無王窮賢良無王者興賢良窮困衆人芻豢仁人糟糠禮樂滅息聖人隱伏墨術行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修百姓寧明德慎罰國爭既治四海平治之志後勢富為治之意後指勢與富者則公道行而貨賂息也君子誠之好以待君子必誠此意好以待用處之敦固有深藏之能遠思敦厚也有讀者又既處之厚固又能深藏遠慮思乃精志之榮好而一之神以成好而不二明通於神明也精神相反一而不二為聖人相反謂反覆不離散治之道美不老老休息也莊子曰佚我以老為治當日新其美無休息君子由之佼以好佼亦好也音絞下以教誨子弟上以

事祖考按下以仁事親以孝也成相竭辭不蹷竭盡也論成相之事雖終篇無顛蹷之辭蹷音厥君子道之順以達道言說也辭既不蹷君子言之必弘順而通達宗其賢良辨其殃孽君子尊成相之辭必能宗其賢良以致治辨其殃孽為之害也請成相道聖王道亦言說前章意未盡故再論之也堯舜尚賢身辭讓許由善卷重義輕利行顯明莊子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遂不受舜讓天下於善卷善卷不受遂入深山不知其處也堯讓賢以為民為萬民求明君所以不私其子氾利兼愛德施均辨治上下貴賤有等明君臣堯授能舜遇時尚賢推德天下治雖

有賢聖適不遇世孰知之益以自歎堯不德舜不辭皆歸至公妻以二女任以事大人哉舜南面而立萬物備妻任羣下無為而理舜授禹以天下舜所以授禹亦以天下之故也尚得推賢不失序得當為德外不避仇内不阿親賢者予謂殛鯀與禹又不私其子子讀為與禹勞心力堯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舉舜甽畝任之天下身休息甽與畎同得后稷五穀殖夔為樂正鳥獸服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笙鏞以間鳥獸蹌蹌也契為司徒民知孝弟尊有德禹有功抑下鴻抑遏也下謂治水使歸下也鴻即洪水也書曰禹降水警予也辟除民害逐共工今尚書舜

流共工于幽州此云禹未詳北決九河通十二渚疏三江案禹貢道弱黑漾流淮渭洛七水又有雍淄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數則不止於十二此云十二未詳其說也禹溥土平天下溥讀為敷孔安國云洪水泛溢禹分布治九州之土也躬親為民行勞苦行讀如字謂所行之事也得益皋陶橫革直成為輔橫革直成未聞韓侍郎云此論益皋陶之功橫而不順理者革之直者成之也契玄王生昭明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又曰玄王桓撥皆謂契也史記曰契為充司徒封於商賜姓子氏契卒子昭明立也居於砥石遷于商砥石地名未詳所在或曰即厎柱也左氏傳曰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相土昭明子也言契初居砥石至孫相土乃遷商丘也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湯史記曰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

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為夏司空勤其官死於水殷人郊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乙立是十四世也

天乙湯論舉當身讓卞隨舉牟光莊子曰湯讓天下於卞隨務光二人不受皆投水死牟與務同

道古賢聖基必張道說古之賢聖基業必張大也

願陳辭世亂惡善不比治不知治比世亂惡善之弊

隱諱疾賢良由姦詐鮮無災隱諱遏惡疾害賢良長用姦詐少無災也

患難哉阪為先聖阪與反同反先聖之所為

知不用愚者謀前車已覆後未知更何覺時前車已覆猶不知戒更何有覺悟之時也

不覺悟不知苦迷惑失指易上下

中不上達蒙揜耳目塞門戶（不能闢四門也）門戶塞大迷惑悖亂昏莫不終極（莫冥冥言闇也不終極無已時也）是非反易比周欺上惡正直（惡烏路反下同）正直惡心無度邪枉辟回失道途（辟讀為僻）已無尤人我獨自美豈獨無故（故事也不可尤責於人自美其身已豈無事已言有事而不知其過或曰下無獨字）不知戒後必有恨（恨悔也）後遂過不肯悔（不肯悔前之非）讒夫多進反覆言語生詐態人之態不如備（如當為知言人為詐態上不知為備）爭寵嫉賢利惡忌（利在惡忌賢者）妬功毀賢下斂黨與上蔽匿（斂聚也下聚黨與則上蔽匿也）上壅蔽失輔勢（失輔

弼之臣則勢不在上任用讒夫不能制孰公長父之難孰公長父皆厲王之嬖臣未詳其姓名墨子曰厲王染於厲公長父榮夷終厲公與孰公孰公不同未知孰是或曰孰公長父即詩所云皇父也孰或為郭厲王流于彘彘地名在河東左傳晉大夫有彘子言孰公長父奸邪逐使難作厲王流竄於彘周幽厲所以敗不聽規諫忠是害嗟我何人獨不遇時當亂世言自古忠良多有遇害何獨我哉自慰勉之辭也欲秉對言不從秉誠也欲誠意以對時君恐言不從而遇禍也恐為子胥身離凶進諫不聽到而獨鹿棄之江獨鹿與屬鏤同本亦或作屬鏤吳王夫差賜子胥之劔名屬之欲反鏤力朱反國語里革曰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罜麗此當是自剄之後盛以罜麗弃之江也賈云罜麗

小習也觀往事以自戒治亂是非亦可識託於成相以喻意識如守亦讀如志請成相言治方言為治之方術君論有五約以明君謹守之下皆平正國乃昌論為君之道有五甚簡約明白謂臣下職一也君法明二也刑稱陳三也言有節四也上通利至莫敢恣五也臣下職莫游食游食謂不勤於事素飡游手也務本節用財無極事業聽上莫得相使一民力所與事業皆聽於上舉下不得擅相役使則民力一也禮記曰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守其職足衣食民不失職則衣食足矣厚薄有等明爵服貴賤有别利往卬上莫得擅與孰私得利之所往皆仰於上莫得擅為賜與則誰敢私得於人乎擅相賜與若齊田氏然卬

與仰同宜亮反君法明論有常君法所以明在言論有常不二三也表儀既設民知方進退有律莫得貴賤孰私王進人退人皆以法律貴賤各以其才孰有私佞於王乎君法儀禁不為為君之法儀在自禁止不為惡莫不說教名不移既能正已則民皆悅上之教而名器不移也說讀為悅修之者榮離之者辱孰他師孰敢以他為師言皆歸王道不敢離貳也刑稱陳守其銀稱謂當罪當罪之法施陳則各守其分限稱尺證反銀與垠同下不得用輕私門下不得專用刑法則私門自輕罪禍有律莫得輕重威不分禍亦罪也請牧祺明有基祺吉也請牧治吉祥之事在明其所有之基業主好論議必善謀五聽修領莫理續主

執持五聽折獄之五聽也修領謂修之使得綱領莫不有文理相續主自執持此道不使權歸於下也聽之經明其請請當為情聽獄之經在明其情參伍明謹施賞刑參伍猶錯雜也謂或往參之或往伍之皆使明謹施其賞刑言精研不使有僭濫也顯者必得隱者復顯民反誠幽隱皆通則民不詐偽也言有節稽其實節謂法度欲使民言有法及不欺誕在稽考行實也信誕以分賞罰必下不欺上皆以情言明若日上通利隱遠至上通利不壅蔽則幽隱遐遠者皆至也觀法不法見不視所觀之法非法則雖見不視也耳目既顯吏敬法令莫敢恣此已上論君有五之事也君教出行有律五論之教既出則民所行有法言知有也吏謹將之無

鈹滑鈹持也詩曰無將大車鈹與拔同滑與汨同言不使紛亂拔汨也下不私請各以宜舍巧拙請謁舍止也羣下不私請謁各以所宜不苟求也如此則以道事君巧拙之事亦皆止臣謹修君制變臣職在謹修君職在制變公察善思論不亂以治天下後世法之成律貫法之為條貫也

賦篇第二十六所賦之事皆生人所切而時多不知故特示之或曰荀卿所賦甚多今存者唯此言也舊第二十二今亦降在下

爰有大物爰於也言於此有大物夫人之大者莫過於禮故謂之大物也非絲非帛文理成章絲帛能成黼黻文章禮亦然也非日非月為天下明生者以壽

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彊粹而王駁而伯無一焉而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言禮之功用甚大時人莫知故荀卿假為隱語問於先王云臣但見其功亦不識其名唯先王能知敢請辭之先王因重演其義而告之也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與先王為解說曰此乃有文飾而不至華采者歟簡然易知而致有理者與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與性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者與雅正也似謂似續古人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匹夫隆之則為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海者與致明而約甚順而體請歸之禮極明而簡約言易知也甚順而有體言易行也先王言唯歸於禮乃

合此禮義也

皇天隆物以示下民隆猶備也物萬物也或厚或溥帝不齊均言人雖同見方所知或多厚或寡薄天帝或不能齊均也桀紂以亂湯武以賢湣湣淑淑皇皇穆穆湣湣思慮昏亂也淑淑未詳或曰美也皇皇穆穆言緒之美也言或愚或智也周流四海曾不崇日崇充也言智周流四海曾不充滿一日而遍也君子以修跖以穿室跖柳下惠之弟太山之盜也君子用智以修身跖用智以穿室皆帝不齊均之意也大參乎天精微而無形言智慮大則參天小則精微無形也行義以正事業以成皆在智也行下孟反可以禁暴足窮百姓待之而後寧泰足窮謂使

窮者足也百姓待君上之智而後安寧泰富為尒寧臣愚而不識願問其名曰此夫安寬平而危險隘者也言智常欲就利遠害修潔之為親而雜汙之為狄者耶智修潔則可相親若雜亂穢汙則與夷狄無異言險詐難近也甚深藏而外勝敵者耶法禹舜而不能揜迹者耶揜襲行為動靜待之而後適者耶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精靈榮華百姓待之而後寧也天下待之而後平也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君子之知此論君子之智明小人之智不然也知

有物於此居則周靜致下動則綦高以鉅居謂雲物發在地時周密

也鉅大也圓者中規方者中矩言滿天地之圓方也大參天地德厚堯禹參為天地相似雲所以致雨生成萬物其德厚於堯禹者也精微乎毫毛而盈大乎寓宙寓與宇同言細微之時則如毫毛其廣大時則盈大於宇宙之內宇覆也謂天所覆三蒼云四方上下為宇上大內天地此又云盈大宇宙言說雲之變化或大或小故重言之也忽兮其極之遠也攝兮其相逐而反也攝與剝同攝兮分判貌言雲以慌忽之極而遠舉或分散相逐而還於山攝音戾卬卬兮天下之咸蹇也卬卬高貌雲高而不雨則天下皆蹇難也德厚而不捐五采備而成文捐棄也萬物或美或惡覆被之皆無捐棄也往來惛憊通于大神惛憊猶晦瞑也通于大神言變化不測也憊困也人困目亦昏暗故

惛憊為晦瞑也出入甚極莫知其門極讀為亟急也門謂所出也天下失之則滅得之則存雲所以成雨也弟子不敏此之願陳君子設辭請測意之弟子荀卿自謂言弟子不敏願陳此事不知何名欲君子設辭請測其意亦言雲之功德唯君子乃明知之也曰此夫大而不塞者與雲氣無實故曰不塞充盈大宇而不窕入郄穴而不偪者與窕讀為窱深貌也言充盈則滿大宇幽深則入郄穴而曾無偪側不容也窱他弔反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者與訊書問也行遠疾速宜於託訊今雲者虛無故不可本或作託訓或曰與似續同也言雲行遠疾速不可依託繼續也往來惛憊而不可為固塞者與雖往來晦瞑掩蔽萬物若使牢固蔽塞則不可也

暴至殺傷而不億忌者與億謂以意度之論語曰億則屢中或曰與抑同謂當暴寒怒殺傷萬物曾不億度疑忌言果決不測也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與天下同被其功曾無所私置又言無偏頗託地而游宇友風而子雨風與雲並行故曰友雨因雲而生故曰子冬日作寒夏日作暑在冬而爲寒在夏而蒸暑也廣大精神請歸之雲至精至神通於變化唯雲乃可當此說也雲雲所以潤萬物人莫之知故於此具明也

有物於此儳儳兮其狀屢化如神儳儳讀如其蟲倮之倮儳儳無毛羽之貌屢化即謂三俯三起成蛾蛹之類功被天下爲萬世文文飾禮樂以成貴賤以分養老長幼待之而後存名號不美與暴爲鄰僾界者亦

取名於蠶食故曰與暴為隣也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繭成而見殺是身廢繅窮而繭盡是家敗棄其耆老收其後世耆老蛾也後世種也人屬所利飛鳥所害人屬則保而用之飛鳥則害而食之臣愚而不識請占之五帝占驗也五帝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理皆務本深知蠶之功大故請驗之也帝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身女好柔婉也其首似馬首周禮馬質職禁原蠶者鄭云天文辰為馬蠶書曰蠶為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也屢化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老者與壯得其養老而見殺有父母而無牝牡者與為蠶之時未有牝牡也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蠶吐絲而出之前亂而後治繭亂而繅治也

夏生而惡暑生長於夏先暑而化喜溼而惡雨溼謂浴其種蠶生之後則惡雨也蛹以為母蛾以為父至言之也三俯三起事乃大已俯為眠而不食事乃大已言三起之後事乃畢也謂化而成繭也夫是之謂蠶理五帝言此乃蠶之義理也

蠶蠶之功至大時人鮮知其本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戰國時此俗尤甚故荀卿感而賦也

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室堂山阜鐵所出也無知無巧善治衣裳知讀為智不盜不竊穿窬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章合離謂使離者相合文章亦待其連綴而成也以能合從又善連衡從豎也子容反衡橫也言箴亦能如戰國合從連衡之人南北為從東西為衡也下覆百姓上飾帝王功業

甚博不見賢良見猶顯也不自顯其功伐見賢遍[illegible]時用則存不用則亡順時行藏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始生鉅其成功小者耶為鐵則鉅為鍼則小長其尾而銳其剽者耶長其尾謂線也剽末也謂鍼之銳也[illegible]實為無乎底者[illegible]也有長而無尾[illegible]也剽[illegible]之貴[illegible]小反頭銛達而剽趙繚者耶豈說長其尾而銳其剽銛趙為掉掉繚長貌言鍼掉尾而線也掉音徒弔反一往一來結尾以為事結其尾線然後行鍼無羽無翼反覆甚極極讀為亟亟急也尾生而事起尾邅而事已尾邅回謂結則鍼功畢也簪以為父管以為母簪[illegible]成而大鍼故曰為父言此者欲狀其形也管所以盛鍼故曰為母[illegible]讀[illegible]曰箴管[illegible]鍼也

既以縫表又以連裏夫是之謂箴理理義理也箴古者貴賤皆有事故王后親織玄紞公侯夫人紘綖大夫妻成祭服士妻衣其夫家世皆不修其功故託辭於箴明其為物縫而聯至重以譏當世也

天下不治請陳佹詩荀卿將陳佹異激切之詩言天下不治之意也天地易位

四時易鄉皆言賢愚易位也鄉猶方也春夏秋冬皆不當其方言錯亂也鄉如字列星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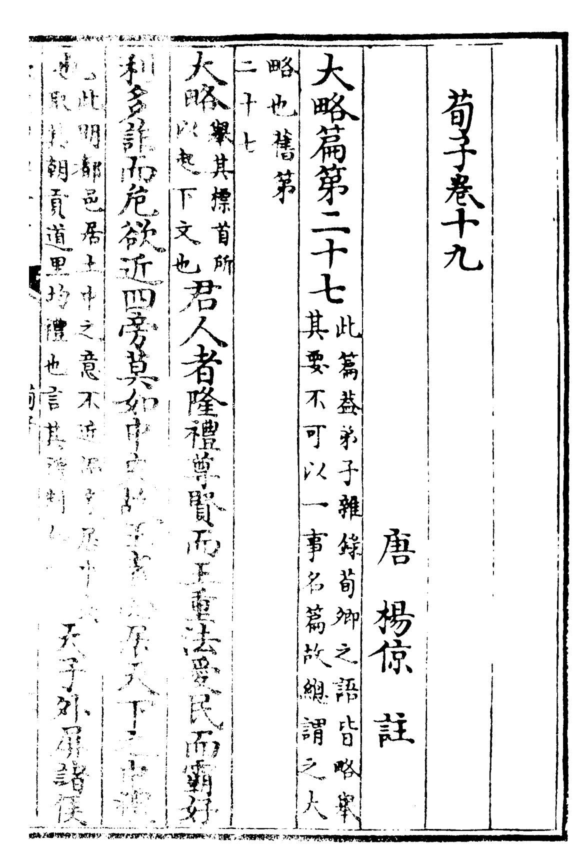
墜旦暮晦盲列星二十八宿有行列者隕墜以喻百官也廢旦暮晦盲言無覺明時也或曰當時星辰隕墜旦暮昏霧也幽晦登昭日月下藏言幽闇之人登聰明之位君子明如日月反下藏也昭或為照公正無私反見從橫公正無私之人反見謂從橫反覆之志也志

愛公利重樓疏堂欲在上位行至公以利百姓非謂重樓疏堂之榮貴也無私罪人憼革貳兵憼與儆同備也貳副也謂無私罪人言果於去惡也言去邪嫉惡乃以儆備增益兵革之道言彊盛也道德純備讒口將將將去也言以讒言相退送或曰將將讀為鏘鏘進貌仁人絀約敖暴擅彊絀退窮約天下幽險恐失世英天下幽暗凶險如此必恐時賢不見用也螭龍為蝘蜓鴟梟為鳳皇說文云螭如龍而黃北方謂之地螻蝘蜓守宮言世俗不知善惡螭龍之聖反謂之蝘蜓鴟梟之惡反以為鳳皇也比干見刳孔子拘匡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之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闇乎天下之晦盲也郁郁有文

章貌拂違也此蓋誤耳當為拂乎其遇時之不祥也郁郁乎其欲禮義之大行晦盲言人莫之識也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皓與昊同昊天言氣昊大也呼昊天而訴之云世亂不復憂不可竟也復自解釋云亂久必反於治亦古之常道千或為卒弟子勉學天不忘也言天道福善故曰不忘恐弟子疑為善無應而懈惰故以此勉之也聖人共手時幾將矣共讀為拱聖人拱手言不得用也幾辭也將送也去也言戰國之時世事已去不可復治也與愚以疑願聞反辭反辭反覆敘說之辭猶楚詞亂曰弟子言當時政事既與愚反疑惑之人故更願以亂辭敘之也其小歌也此下一章即其反辭故謂之小歌總論前意也念彼遠方何其塞矣遠方猶大道也仁人絀約暴人衍矣衍饒也忠

臣危殆讒人服矣服用也本或作讒人𦨕矣𦨕槃也音盤琁玉瑤珠不知佩也說文云琁赤玉瑤美玉也孔安國曰瑤美石言不知以此四寶為佩說文云琁音瓊雜布與錦不知異也雜布麤布閭娵子奢莫之媒也閭娵古之美女後語作明娵麗詞七諫謂閭娵為醜惡益一名明陬漢書音義韋昭曰閭陬梁王魏嬰之美女子奢子奢當為子都鄭之美人詩曰不見子都蓋都字誤為奢耳後語作子都莫之媒言無人為之媒也娵子于反嫫母刁父是之喜也嫫母醜女黃帝時人刁父未詳喜悅也以盲為明以聾為聽以危為安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言惑亂如此故歎而告上天曷維其同言何可與之同也後語作曷其與同此章即遺春申君之賦也

荀子卷十八



荀子卷十九

唐 楊倞 註

大略篇第二十七

此篇蓋弟子雜錄荀卿之語皆略舉其要不可以一事名篇故總謂之大略也舊第二十七

大略舉其標首所以起下文也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禮也此明都邑居土中之意不近偏旁居中央取其朝貢道里均禮也言其禮制如此天子外屏諸侯

內屏禮也外屏不欲見外也內屏不欲見內也屏猶蔽也屏謂之樹鄭康成云[illegible]今浮思也何休注公羊云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傳謂不欲見內不察泉中魚之義也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詩曰顛之倒之自公召之天子召諸侯諸侯輦輿就馬禮也輦謂人輓車言不暇待馬至故輦輿就馬也詩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詩小雅出車之篇毛云出車就馬於牧地鄭云有人自天子所謂我來矣謂以王命召已也此明諸侯奉上之禮也天子山冕諸侯玄冕大夫裨冕士韋弁禮也山冕謂畫山於衣而服冕即袞冕也蓋取其龍則謂之袞冕取其山則謂之山冕鄭注周禮司服云古冕服十二章衣五

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裳四章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絺鄭注覲禮云裨之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以事尊卑服之諸侯亦服焉上公衮無升龍侯伯鷩子男毳孫絺卿大夫玄鄭云大夫裨冕蓋亦言裨冕止於大夫士已下不得服也韋弁謂以爵韋為韠而載弁也玉藻曰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也

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笏禮也 御服皆寵用之名尊者謂之御卑者謂之服御者言臣下所進御也珽大珪長三尺杼上終葵首謂杼上至其首而方也荼古舒字玉之上圜下方者也鄭康成云珽然無所屈也荼讀如舒遲之舒舒懦者所畏在前也

天子彤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 彤謂以畫為文飾彤弓朱弓此明貴賤服御之禮也

諸侯相見卿為介 相見謂於鄭地為會介副也據義卿為上擯大

大為承擯君親禮賓言主君見聘使曰以卿為上擯出會則以卿為上介也以其教出畢行教謂戒令畢行謂羣臣盡行從君也使仁居守使仁厚者主後事春秋傳一子守二子從此明諸侯出疆之禮又穀梁傳曰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然後可以會矣聘人以珪問士以璧召人以瑗絕人以玦反絕以環聘人以珪謂使人聘他國以珪璋也問謂訪其國事因遺之也衛侯使工尹襄問子貢以弓是其類也說文云瑗者大孔璧也爾雅好倍肉謂之瑗肉倍好謂之璧禮記曰君召臣以三節周禮珍珪以徵守鄭云以徵召守國之諸侯若今徵郎守以竹使符也然則天子以珍珪召諸侯諸侯召臣以瑗歟玦如環而缺內好若一謂之環古者臣有罪待放於境三年不敢去與之環則還與之玦則絕皆所以見意也反絕謂反其將絕者此明諸侯以玉接人臣之禮也人主仁心設

焉知其役也禮其盡也故王者先仁而後禮天施然也人主根本施設在仁其役用則在智盡善則在禮天施天道之所施設也此明為國以仁為先也聘禮志曰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志記也言玉帛禮之末也禮記曰不以美沒之禮也詩曰物其指矣唯其偕矣不時宜不敬交不驩欣雖指非禮也詩小雅魚麗之篇指與旨同美也偕齊等也時謂得時宜謂合宜也明聘好輕財重禮之義也水行者表深使人無陷治民者表亂使人無失禮者其表也先王以禮表天下之亂今廢禮者是去表也故民迷惑而陷禍患此刑罰之所以

繫也表標志也此明為國當以禮示人也舜曰維予從欲而治虞書舜與臯陶之辭言臯陶明五刑故舜得從欲而治引之以喻禮能成聖亦猶舜賴臯陶也故禮之生為賢人以下至庶民也非為成聖也然而亦所以成聖也不學不成禮記為中人說聖人不學亦不成也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君疇漢書古今人表作尹壽又漢藝文志小說家有務成子十一篇昭其名也尸子曰務成昭之教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西王國未詳所說或曰大禹生於西羌西王國西羌之賢人也新序子夏對哀公曰黃帝學乎大填顓頊學乎錄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昭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成子伯文王學乎時子思武王學乎

郭叔此明聖人亦資於教也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存不成喪不備哭踊之節衰存但服縗麻而已其禮皆可略也禮記曰七十唯衰麻在身也親迎之禮父南鄉而立子北面而跪醮而命之往迎爾相成我宗事鄭云相助也宗事宗廟之事也隆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儀禮作勗率鄭云勗勉也若汝也勉率婦道以敬其為先妣之嗣也汝之行則當有常深戒之詩云大姒嗣徽音子曰諾惟恐不能敢忘命矣子言惟恐不能勉率以嗣先妣不敢忘父命也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所以稱行者在禮也禮也者貴者敬焉老者孝焉長者弟焉幼者慈焉賤者惠焉惠亦賜也言行禮如此五者則可為人之子也賜予其宮

室猶用慶賞於國家也忿怒其臣妾猶用刑罰於萬民也〔宮室妻子也此明能治家則以治國也〕君子之於子愛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貌尊之以道而勿彊〔面貌謂以顏色慰悅之不欲施小忠也此易家人曰有嚴君焉勿彊不欲使其悅也此語出曾子〕禮以順人心為本故亡於禮經而順人心者皆禮也〔禮記曰禮也者理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禮之大凡事生飾驩也送死飾哀也軍旅飾威也〔不可太贊故為之飾〕親親故故庸庸勞勞仁之殺也〔庸功也庸庸勞勞謂稱其功勞以報有功勞者殺差等也皆仁恩之差也殺所介反〕貴貴尊尊賢賢老老長長義

之倫也倫理也此五者非仁恩皆出於義之理也行之得其節禮之序也行仁義得其節則是禮有次序也仁愛也故親義理也故行禮節也故成仁非仁不親非義不行雖有仁義無禮以節之亦不成仁有里義有門里與門皆謂禮也里所以安居門所以出入仁非其里而虛之非禮也義非其門而由之非義也虛讀為居聲之誤也仁非其里義非其門皆謂有仁義而無禮也推恩而不理不成仁仁雖在推恩而不得其理則不成仁謂若有父子之恩而無嚴敬之義也遂理而不敢不成義雖得其理而不敢行則不成義義在果斷故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審節而不知不成禮雖能明審節制而不知知其意也知或為和和而不發不成樂雖和順積

中而英華不發於外無以播於八音則不成於樂也故曰仁義禮樂其致一也言四者雖殊同歸於得中故曰其致一也君子處仁以義然後仁也仁而能斷行義以禮然後義也雖能斷而尊禮然後為義制禮反本成末然後禮也反復也本謂仁義末謂禮節謂以仁義為本終成於禮節也三者皆通然後道也通明三者然後為道貨財曰賻輿馬曰賵衣服曰襚玩好曰贈玉貝曰含此與公羊穀梁之說同玩好謂明䎶琴瑟笙竽之屬何休曰此皆春秋之制也賻猶覆也賵猶助也皆助生送死之禮襚猶遺也遺是助死者之禮也知生則賵賻知死則贈含賻賵所以佐生也贈襚所以送死也送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

非禮也（皆謂葬時）故吉行五十犇喪百里賵贈及事禮之大也（既說弔贈及事因明犇喪亦宜行遠也禮記犇喪日行百里不以夜行）禮者政之輓也（如輓車然）為政不以禮政不行矣天子即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能除患則為福不能除患則為賊授天子一策（上卿於周若冢宰也皆謂書於策讀之而授天子深戒之也天下安危所繫其憂甚遠長問何以治之能為天下除患則百福歸之不能則反為賊害策編竹為之後易之以玉為也）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先事慮事謂之接（接讀為捷速也中卿若宗伯也）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

不生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授天子二策禦禁也二策第二策下卿進曰敬戒無怠慶者在堂弔者在閭下卿若司寇也慶者雖在堂弔者已在門言相禦之速閭門也禍與福鄰莫知其門言同一門出入也豫哉豫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三策豫哉言可戒備也三策第三策禹見耕者耦立而式過十室之邑必下兩人共耕曰耦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故下之也殺大蚤朝大晚非禮也殺謂田獵禽獸也禮記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蚤謂下先上也又曰朝辨色始入殺太蚤謂陵犯也朝太晚為懈

弛也或曰禮記曰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先於此為蚤也又曰田不以禮是暴天物也

治民不以禮動斯陷矣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平衡謂磬折頭與腰如衡之平禮記平衡與此義殊大夫之臣拜不稽首非尊家臣也所以辟君也辟讀為避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族人雖七十不敢先一命公侯之士再命大夫三命卿也禮記曰此皆鄉飲酒時齒謂以年次坐若[illegible]禮[illegible]三命不齒族人雖七十者不敢先言不唯[illegible]少者[illegible]老者亦不敢先也[illegible]下大夫中大夫下大夫[illegible]命三[illegible]也一命[illegible]公侯之士子男之大夫也

吉事上尊喪事尚親吉事[illegible]列[illegible]也喪事以親者[illegible]主禮記曰以服之

轄辰[illegible]為所[illegible]君臣不得不尊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夫婦不得不驩少者以長老者以養不得謂不得聖人之禮法驩與歡同故天地生之聖人成之聘問也享獻也私覿私見也使大夫出以珪璋聘所以相問也聘享奉束帛加璧享所以有獻也享畢賓奉束帛以請覿所以私見也聘享以賓禮見私覿以臣禮見故曰私見鄭注儀禮云享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意也言語之美穆穆皇皇爾雅曰穆穆敬也皇皇正也郭璞云皇皇自修正貌穆穆容儀謹敬也皆由言語之美所以威儀修飾或曰穆穆美也皇皇有光儀也詩曰皇皇者華朝廷之美濟濟鎗鎗鎗與蹌同濟濟多士貌蹌蹌有行列貌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有怨

而無怒謗上曰訕亡去也疾與嫉同惡也怨謂若公弟叔肸衛侯之弟鱄怒謂若慶鄭也君於大夫三問其疾三臨其喪於士一問一臨諸侯非問疾弔喪不之臣之家之往也禮記曰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謔也既葬君若父之友食之則食矣不辟粱肉有酒醴則辭鄭云尊者之前可以食美惡於顏色亦不可也寢不踰廟設衣不踰祭服禮也謂制

[illegible]易之咸見夫易咸卦艮下兌上艮為少男兌為少女故曰見夫婦[illegible]

[illegible]道不可[illegible]也君臣父子之本[illegible]易曰有天地[illegible]有男女[illegible]

[illegible]夫婦有夫婦然後[illegible]咸感也[illegible]高[illegible]

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陽唱陰和然後相成聘士之義親迎之道重始也聘士謂若安車以重其禮也迎魚鼈及禮者人之所履也失所履則顛蹷陷溺所失微而其為亂大者禮也禮之於正國家如權衡之於輕重也如繩墨之於曲直也故人無禮不生事無禮不成國家無禮不寧和樂之聲此言珩珮之聲和樂人心也步中武象趨中韶護珮玉之聲緩則中武象速則中韶護禮記曰古之君子必珮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薺行以肆夏是其類也或曰此和樂謂在車和鸞之聲步驟之節也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士君子在位者之通稱禮記曰既服習容觀玉聲聽律謂聽珮聲使中

音律也言威儀如此乃可為士士者修立之名也

霜降逆女冰泮殺內十日一

御此益誤耳當為冰泮逆女霜降殺內故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殺減也內謂妾御也十日一御即殺內之義冰泮逆女謂發生之時合男女也霜降殺內謂閑藏之時禁嗜慾也月令在十一月此云霜降荀卿與呂氏所傳聞異也鄭云歸妻謂請期也冰未泮正月中以前二月可以成昏禮故云冰泮逆女殺所介反

坐視膝立視足應對言語視面儀禮士相見云子視父則遊目無上於面無下於帶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鄭云不言則伺其行起而已

立視前六尺而大之六六三十六三丈六尺若臣於君前視也近視六尺自此而廣之雖遠視不過三丈六尺曲禮曰

[illegible]可也馬旋在車

文貌情用相為內外表裏夫謂禮物貌謂威儀

情謂中誠用謂調和言文謂威儀相為內外表裏也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禮者本末相順終始相應禮者以財物為用以貴賤為文以多少為異隆殺解於禮論篇下臣事君以貨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貨謂聚斂及珍異獻君身謂死衛社稷人謂舉賢也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易小畜卦初九之辭復返也自從也本雖有失返而從道何其咎過也春秋賢穆公以為能變也公羊傳曰秦伯使遂來聘遂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穆公也何賢乎穆公以為能變也謂前不用蹇叔百里之言敗於殽函而自變悔作秦誓詢茲黃髮是也士有妒友則賢交不親君有妒臣則賢人不至蔽公者謂之昧隱

良者謂之妒（掩閉公道謂之暗昧）奉妒昧者謂之交譎（交通於譎詐之人相成為惡也）交譎之人妒昧之臣國之薉孽也（薉與穢同孽妖孽言終為國之災害也）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器也（如器物雖不言而有行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也（國賴其言可用也）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治國者敬其寶愛其器任其用除其妖不富無以養民情（衣食足知榮辱）不教無以理民性（人性惡故須教）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宅居處也百畝一夫田也務謂勸勉之也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

矣百畝之田無失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立大學設庠序修六禮明十教所以導之也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事具矣禮記曰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十教即十義也禮記曰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仁義導謂教導之也十或為七武王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哭比干之墓天下鄉善矣表築旌之言武王好善天下鄉之孔安國曰商容殷賢人紂所恥退也天下國有俊士世有賢人天下之國皆有俊士每世皆有賢人也迷者不問路溺者不問遂亡人好獨以喻雖有賢俊不能用也所以迷由於不問路溺由於不問遂亡由於好獨遂謂徑隧水中可涉之徑也獨謂自用其計也詩曰我言

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問也詩大雅板之篇毛云芻蕘薪者也鄭云服事也我之所言乃今之急事汝無笑也

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皆類於法而舉之也以其本知其末以其左知其右凡百事異理而相守也其事雖異其守則一謂若為善不同同歸於理之類也慶賞刑罰通類而後應通明於類然後百姓應之謂賞必賞功罰必罰罪不失其類也政教習俗相順而後行順人心然後可行也八十者一子不事九十者舉家不事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事父母之喪三年不事齊衰大功三月不事從諸侯不不當為來謂從他國來或君之人入

采地與子有皆朞不事古者有喪皆不事所以重其衰戚與嗣續也事謂力役也子謂子家駒續然大夫不如晏子子孔子謂言也子家駒魯公子慶之孫公孫歸父之後名羈駒其字也續言補續君之過不能與功用故不如晏子也晏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產雖有功用不如子產之恩惠也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雖有恩惠不如管仲之才略也管仲之為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不全用仁義也野人也不可以為天子大夫言四子皆類郊野之人未浸漬於仁義故不可為王者佐孟子三見宣王不言事門人曰曷為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以正色攻去邪心乃

可與言也公行子之之燕孟子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趙岐云齊大夫也子之蓋其先也遇曾元於塗曰燕君何如曾元曰志卑言不求遠大也曾元曾參之子志卑者輕物物事輕物者不求助不求賢以自輔苟不求助何能舉既無輔助必不勝任矣氐羌之虜也謂見俘掠不憂其係壘也而憂其不焚也壘讀為累氐羌之俗死則焚其屍今不憂虜獲而憂不焚是愚也呂氏春秋曰憂其死而不焚利夫秋豪害靡國家然且為之幾為知計哉靡披靡也利夫秋豪之細其害遂披靡而來及於國家言不恤其大而憂其小與氐羌之虜何異幾辭也或曰幾讀為豈今夫亡箴者終日求之而不得其得之非目益明也眸而

見之也心之於慮亦然睥謂以睥睨視之也言心於思慮亦當反覆盡其精妙如睥子之求識也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克亦勝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皆謂言財貨也士不通財貨士賤雖得言之亦不得留遝如商賈也有國之君不息牛羊息繁育也錯質之臣不息雞豚錯置也質讀為贄孟

子曰出疆必載質𥁋古字通耳置贄謂執贄而置於君士相見禮曰士大夫奠贄再拜稽首禮記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曰置贄□言委質也言凡委贄爲人臣則不□下爭利家鄉不修幣大夫不為場圃□□卿上卿也□□幣謂不修財幣販息之也□□□□謂曰□□菜曰圃謂若公儀子不奪圃夫之利也從□□□上皆□□私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藏然故民不困窮者有所竄其手竄容也容集其手而也作文王誅四武王一周公卒業至成康則案無誅已並解在仲尼篇言□□公□王業猶不得無誅伐至成康然後刑措也□□此者明不與民爭利則刑罰省也多積財而羞無有貨為重民任而誅不能使民不能勝任而復誅之

此邪行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多也上好羞則民闇飾矣好羞貨而事奢侈則民闇自修飾也上好富則民死利矣二者亂之衢也衢道民語曰欲富乎忍恥矣傾絶矣絶故舊矣與義分背矣忍恥不顧廉恥傾絶謂傾身絶命而求也分背如人分背而行上好富則人民之行如此安得不亂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疾苦宮室榮與婦謁盛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榮盛謁請也婦謁盛謂婦言是用苞苴行與讒夫興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貨賄必以物苞裹故總謂之苞苴與起也鄭注禮記曰苞苴裹魚肉者或以葦或以

茅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故古者列地建國非以貴諸侯而已列官職差爵祿非以尊大夫而已差謂制等級也主道知人臣道知事人謂賢良事謂職守故舜之治天下不以事詔而萬物成不以事詔告但委任而已謂若使禹治水不告治水之方略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工賈亦然以賢易不肖不待卜而後知吉以治伐亂不待戰而後知克無人禦敵故知必克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卞魯邑莊子卞邑大夫有勇者晉人欲伐衛畏子路不敢過蒲蒲衛邑子路蒲宰杜元凱云蒲邑在長垣縣西南

不知而問堯舜好問者則無不知故可比聖人也無有而求天府知無而求之是有天府之富先王之道則堯舜巳問先王之道則可為堯舜六蓺之博則天府巳求財於六蓺之博得之不窮故曰天府天府天之府藏言六蓺之博可以得貲財先王之道可以為堯舜故以喻焉六蓺之博則六博也王逸注楚辭云投六箸行六棊故曰六博今之博局亦二六相對也君子之學如蛻幡然遷之如蟬蛻也幡與翻同故其行效其立效其坐效其置顏色出辭氣效效放也置措也言造次皆學而不捨也無留善有善即行無留滞也無宿問當時即問不俟經宿善學者盡其理善行者究其難非知之難行之惟艱故善行之者事究其難君子立志如窮似不能通

變雖天子三公問正以是非對至尊至貴對之唯一故曰如窮也君子隘窮而不失不失道而隕穫勞倦而不苟不苟免也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言尸子子夏曰君子漸於飢寒而志不僻銙於五兵而辭不懾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昔席蓋昔所踐履之言此細亦當讀為昔或曰細席講論之席臨難不忘素所講習忠義之言漢書王吉疏曰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不難無以知君子無日不在是無有一日不懷道所謂造次必於是也雨小漢故潛未詳或曰爾雅云漢為潛[illegible]溢[illegible]為潛今[illegible]雨小漢故潛言漢者本[illegible]而[illegible]至其盛也乃為[illegible]潛矣言自小至大者也夫盡小者大積微者著德至者色澤洽行盡而聲

[illegible]謂德[illegible]不誠於內而求之於外言而

[illegible]師謂之倍[illegible]教而不稱師謂之倍教人不稱師其罪重

故謂之倍倍音[illegible]反違之名也 倍畔

明君不內朝士大夫遇諸塗不與言不足於行者說過言說太過故行不能副也不足於信者誠言數欲誠實其言故信不能副君子所以貴行不貴言也故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春秋曾桓公三年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公羊傳曰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善為詩者古者不盟結言而退又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言其一心而相信則不在盟誓也不說善為易者不占善為禮者不相其心同也皆言與理冥會

者至於無言説者也相會入為贊相也曾子曰孝子言為可聞行為可見發言使人可聞不詐妄也立行使人可見不茍為斯為孝子也言為可聞所以説遠也行為可見所以説近也近者説則親遠者説則附親近而附遠孝子之道也説皆讀為悦近親遠附則毁辱無由及親也曾子行晏子從於郊曰嬰聞之君子贈人以言庶人贈人以財嬰貧無財請假於君子贈吾子以言假於君子謙辭也晏子先於孔子曾子之父猶為孔子弟子故言送曾子豈好事者為之辭乘輿之輪大山之木也示諸檃栝三月五月為幬菜敝而不反其常皆言車之材也示讀為寘檃栝

矯揉木之罷也言真諸檃栝或三月或五月也幬菜未詳或曰菜讀為菑菑謂轂與輻也言矯揉直木為牙至於轂輻皆敝而規圓不反其初所謂三材不失職也周禮考工記曰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幬之廉也鄭云幬冒轂之革也革急則木廉隅見考工記又曰察其菑蚤不齵則輪雖敝不匡鄭云菑謂輻入轂中者蚤讀為爪爪謂輻入牙中者也匡刺也晏子春秋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良匠揉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嬴矣

君子之檃栝不可不謹也慎之為移其性故不可慢蘭茝稾本漸於蜜醴一佩易之雖皆香草然以浸於甘醴一玉佩方可易貿之言所漸者美而加貴也佩或為倍謂其一倍也漸浸也子廉反此語與晏子春秋不同正君漸於香酒可讒而得也雖正直之君其所漸染如香之於酒則讒邪可得而入言甘醴變香草之性甘言變正君之性

或為美或為惡皆在其所漸染也　君子之所漸不可不慎也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為天子寶和之璧楚人卞和所得之璧也井里里名厥也未詳或曰厥石也晏子春秋作井里之困也　子贛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為天下列士學問不厭好士不倦是天府也言所得多　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道遠日益矣未嘗學問不敢立為論議所謂不知為不知也為道久遠自日有所益不必道聽塗說也此語出曾子

多知而無親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不與無親

不親師友法也此皆謂雖廣博而無師法者也少不諷壯不論議雖可未成也諷謂就學誦詩書也言學雖有善質者亦不成也君子壹教弟子壹學亟成壹專壹亦不怠也已故從君子進則能益上之譽而損下之憂進仕損減不能而居之誣也無益而厚受之竊也誣君竊位學者非必為仕而仕者必如學如仕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願息事君息仕息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難事君焉可息哉詩商頌那之篇然則賜願息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難事親焉可息哉詩大雅既醉之篇毛

云匱竭也類善也言孝子之養無有匱竭之時故天長賜以善也 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息哉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德之妻言賢也御治也言文王先立禮法於其妻以至于兄弟然後治于家邦言自家刑國也 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亦既醉之篇毛云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 然則賜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詩豳七月之篇于茅往取茅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屋升屋治其蓋漏也 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

曰望其壙皐如也，塡如也，鬲如也，此則知所息矣。壙丘壠皐當為宰宰冢也宰如尚新而高塡與顛同塡如謂土塡塞也鬲謂革絕於上列子作宰如墳如鬲如張湛注見其墳壤鬲異則知息之有所也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好色謂關雎樂得淑女也盈其欲謂好仇寤寐思服也止禮也欲雖盈滿而不敢過禮求之此言好色人所不免美其不過禮也故詩序云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其誠以禮自防之誠也比於金石言不渝也其聲可內於宗廟謂以樂章播八音奏於宗廟鄉飲酒禮合樂周南關雎葛覃詩序關雎后妃之德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

下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既云用之邦國是其聲可內於宗廟者也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以用也汙上驕君也言作小雅之人不為驕君所用自引而疏遠也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小雅多刺幽厲而思文武言有文謂不鄙陋聲有哀謂哀以思也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傅貴師而重傅則法度存國將衰必賤師而輕傅賤師而輕傅則人有快人肆其意人有快則法度壞古者匹夫五十而士禮四十而仕五十而後爵此云五十而士恐誤或曰為鄉士也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冠而聽治其教至也十九而冠先於臣下一年也雖人君之子猶年長而冠冠而後聽其政治以明教至

然後治事不敢輕易君子也者而好之其人有君子之質而所好得其人謂得賢師也其人也而不教不祥祥善非君子而好之非其人也既無君子之質又所好非其人非其人而教之齎盜糧借賊兵也若使不善人教非君子是猶資盜賊之兵糧為害滋甚不如不教也齎與資同兵五兵也不自嗛其行者言濫過嗛足也謂行不足也所以不足其行者由於言辭汎濫過度也古之賢人賤為布衣貧為匹夫食則饘粥不足衣則豎褐不完然而非禮不進非義不受安取此豎褐僮豎之褐亦短褐也言賢人雖貧窮義不苟進安取此言過而行不副之事也子夏貧衣若縣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

我者吾不為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聞也柳下惠魯賢人公子展之後名獲字禽居於柳下謚惠季其伯仲也後門者君子守後門至賤者子夏言昔柳下惠衣之弊惡與後門者同時人尚無疑怪者言安於貧賤渾跡而人不知也非一日之聞言聞之久矣爭利如蚤甲而喪其掌蚤與爪同言仕亂世驕君縱得小利終喪其身也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友者所以相有也有與友同義相友謂不使喪亡道不同何以相友也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溼夫類之相從也如此之著也以友觀人焉所疑

察其友則可以知人之善惡不疑也取友求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取友求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本言所以成德也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詩小雅無將大車之篇將猶扶進也將車賤者之事塵冥冥蔽人目明令無所見與小人處亦然也藍苴路作似知而非未詳其義或曰苴讀為姐慢也趙蕤注長短經知人篇曰姐者類智而非智或讀為姐伺也才野反懦弱易奪似仁而非仁者不爭而與物故懦弱易奪者似之易奪無執守之謂也悍戇好鬬似勇而非悍兇戾也戇愚也丁絳反仁義禮善之於人也辟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故大者不能小者

不為是棄國捐身之道也凡物有乘而來乘其出者是其反者巳反覆也出去也凡乘勢而去者皆是物之還反也言善惡皆所自取也流言滅之貨色遠之禍之所由生也生自纖纖也是故君子蚤絶之流言謂流轉之言不定者也滅亦絶也凡禍之所由生自纖纖微細故君子早絶其萌此語亦出曾子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間區藏物處蓋所以覆物者凡言之可信者如物在罷皿之間言有分限不流溢也罷名區者與丘同義漢書儒林傳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試誦說有法疑者丘蓋不言丘與區同也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重引此兩句以明之知者明於事達於數不可以不誠事也誠忠誠言不可以虛妄事知者故曰君子

難說說之不以道不說也說並音悅語曰流丸止於甌臾流言止於智者甌臾皆瓦器也揚子方言云陳魏楚宋之間謂甇為臾甌臾謂地之坳坎如甌臾者也或曰甌臾窊下之地史記曰甌窶滿溝汙邪滿車裴駰云甌窶傾側之地汙邪下地也邪與臾聲相近蓋同也窶力侯反汙烏孫反此家言邪學之所以惡儒者也家言謂偏見自成一家之言若宋墨者是非疑則度之以遠事驗之以近物參之以平心流言止焉惡言死焉參驗之至則流言息死猶盡也鄭康成云死之言澌澌猶消盡也曾子食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泔之傷人不若奧之泔與奧皆烹和之名未詳其說曾子泣涕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

晩也曾子自傷不知以食餘之傳人故泣涕深自引過謝門人曰吾豈有異心故欲傷人哉乃所不知也言此者以識時人飾非自是恥言不知與曾子異也無用吾之所短遇人之所長遇當也言已才藝有所短宜自審其分不可彊欲當人所長而爭也故塞而避所短移而從所仕疏知而不法察辯而操僻勇果而亡禮君子之所憎惡也塞掩也移就也仕與事同事所能也言掩其不善務其所能也疏通也察辯而操僻謂隱察其辯所操之事邪僻也操七刀反多言而類聖人也應萬變故多類謂皆當其類而無邪越此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言無法而流喆然雖辯小人也喆當為湎非十二子篇有此語此當同或曰當為楛也國法禁拾遺惡民

之串以無分得也串習也古患反有夫分義則容天下而治無分義則一妻一妾而亂天下之人唯各特意哉然而有所共予也特意謂人殊意予讀為與言味者予易牙言音者予師曠言治者予三王易牙齊桓公宰夫知味者師曠晉平公樂師知音者三王既已定法度制禮樂而傳之有不用而改自作何以異於變易牙之和更師曠之律無三王之治天下不待亡國不待死言不暇有所待而死亡速之甚也更工衡反飲而不食者蟬也不飲不食者蜉蝣也蜉蝣渠略朝生夕死蟲也言此者以諭人既飲且食必須求先王法略為治不得苟且如蜉蝣蟬也

虞舜孝已孝而親不愛比干子胥忠而君不用仲尼顔淵知而窮於世劫迫於暴國而無所辟之辟讀為避言賢者不遇時危行言遜則崇其善揚其美言其所長而不稱其所短也惟惟而亡者誹也惟讀為唯以癸反唯唯聽從之貌常聽從人而不免亡者由於退後即誹謗也博而窮者訾也清之而俞濁者口也已解於榮辱篇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已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已修德在已所遇在命誥誓不及五帝誥誓以言辭相戒約也禮記曰約信曰誓又曰殷人作誓而民始畔盟詛不及三王莅牲曰盟謂殺牲歃血告神以盟約也交質子不及五

伯此言後世德義不足雖要約轉深猶不能固也伯讀曰霸穀梁傳亦有此語

荀子卷十九

荀子卷二十

唐 楊倞 註

宥坐篇第二十八

此已下皆荀卿及弟子所引記傳雜事故總推於末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春秋哀公三年桓宮僖宮災公羊傳曰此皆毀宗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或曰三桓之祖廟欹器傾欹易覆之器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守廟者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宥與右同言人君可置於坐右以為戒也說苑作坐右或曰宥與侑同勸也文子曰三皇五帝有勸戒之器名侑卮注云欹器也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

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挹酌）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而嘆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撫掩也猶言蓋世也）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挹亦退也挹而損之猶言損之又損）孔子為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為司冦而攝相也朝謂聽朝也）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聞人謂有名為人所聞知者也始誅先誅之也）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

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心達而險謂心通達於事而凶險也辟讀爲僻醜謂怪異之事澤有潤澤也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衆彊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營讀爲熒熒衆惑衆也彊剛愎也反是以非爲是也獨立人不能傾之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韓子曰太公封於齊東海上有居士狂矞華仕

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而食之掘而飲之吾無求於人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仕而事力太公使執而殺之以為首誅周公從魯聞急傳而問曰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殺之何也太公曰是昆弟立議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是望不得而使也耕而食之掘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夫王之所以使其臣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誰為君乎是以誅也尹諧潘止付里乙史付事跡並未聞也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詩邶風柏舟之篇悄悄憂貌慍怒也孔子為魯司冦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別猶決也謂不辨別其子之罪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悅

曰是老也欺予老大夫之尊稱春秋左傳曰使國將不得為寡君老也語予曰為國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獄犴不治謂法令不當也犴亦獄也詩曰宜犴宜獄獄字從二犬象所以守者犴胡地野犬亦善守故獄謂之犴也嫚令謹誅賊也嫚與慢同謹嚴也賊賊害人也今有時斂也無時暴也言生物有時而賦斂無時是陵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即就也已止書曰義刑義殺

勿庸以即予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書康誥言周公命康叔使以義刑義殺勿用以就汝之心不使任其喜怒也維刑殺皆以義猶自謂未有使人可順守之事故有抵犯者自責其教之不至也故先王既陳之以道上先服之服行也謂先自行之然後教之若不可尚賢以綦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綦極也謂優寵也單盡也盡謂黜削單或為殫綦三年而百姓往矣百姓從化極不過三年也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百姓既往然後誅其姦邪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庳卑民不迷詩小雅節南山之篇氐本也庳讀為毗輔也卑讀為俾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

而不用此之謂也厲抗也試亦用也但抗其威而不用也錯置也如置之於地不動也今之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墮焉則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岸崖也負重也任負車任重之車也遲慢也陵遲言丘陵之勢漸慢也王肅云陵遲陂阤也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遊焉陵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潸然出涕豈不哀哉詩小

雅大東之篇言失其砥矢之道所以陵遲哀其法度隳壞也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詩邶風雄雉之篇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稽首恭敬之至而有所不來者為上失其道而人散也若施德化使下人稽首歸向雖道遠能無來乎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大徧與諸生而無為也似德徧與諸生謂水能徧生萬物為其不有其功似上德不德者說苑作爲與而無私者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義埤讀為卑裾與倨同方也拘讀為鉤曲也其流必就卑下或方或曲必循卑下之理似義者無不循理也說苑作其流也卑下拘倨之也情義分然也其

洸洸乎不淈盡似道洸讀為滉滉水至之貌淈讀為屈竭也似道之無窮也家語作浩浩無屈盡之期似道也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其赴百仞之谷不懼似勇決行決之使行也佚與逸同於逸也若聲響之應聲也似勇者果於赴難也主量必平似法主讀為注量謂坑受水之處也言所經坑坎注必平之然後過似有法度者均平也盈不求概似正概平斗斛之木也考工記曰概而不稅言水盈滿不待概而自平如政者不假於刑法之禁淖約微達似察淖當為綽綽約弱也綽約柔弱也雖至柔弱而侵淫微通達於物似察之見細微也說苑作綽弱微達以出以入以就鮮絜似善化言萬物出入於水則必鮮絜似善化者之使人去惡就美也說苑作不清以入鮮絜以出也其萬折也必東

似志折紫曲也雖東西南北千萬縈折不常然必歸於東似有志不可奪者說苑作其折必東也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孔子曰吾有恥也吾有鄙也吾有殆也幼不能彊學老無以教之吾恥之無才藝以教人也去其故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舊言平生之言卒倉忽反與小人處者吾殆之也孔子曰如垤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吾已矣今學曾未如肬贅則具然欲為人師肬贅結肉也莊子曰以生為肬贅懸肬肬音尤具然自滿足之貌也孔子南適楚厄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糂糂與糝同蘇覽反弟子皆有饑

色子路進問之曰由聞之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累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隱也隱謂窮約孔子曰由不識吾語汝汝以知者為必用耶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汝以忠者為必用耶關龍逢不見刑乎汝以為諫者為必用耶伍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磔車裂也姑蘇吳都名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矣由是觀之不遇世者衆矣何獨丘也哉夫芷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

君子之學非為通也不為求通為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皆為樂天知命夫賢不肖者材也為不為者人也為善不為善在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孔子曰由居吾語汝昔晉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重耳晉文公名七過曹曹共公聞其駢脅使其躶浴薄而觀之公因此激怒而霸心生也越王勾踐霸心生於會稽謂以甲盾五千棲於會稽也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小白齊桓公名齊亂奔莒莒亦為所

不禮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佚家語作常逸者與逸同謂奔竄也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桑落九月時也夫子當時蓋暴露居此樹之下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鄉者賜觀於太廟之北堂吾亦未輟還復瞻被九蓋皆繼被有說耶匠過絕耶北堂神主所在也輟止也九當為北傳寫誤耳被當為彼蓋音盍扇戶也皆繼謂其材木斷絕相接繼也子貢問北盍皆繼彼有說耶匠過誤而遂絕之也家語作北蓋皆斷王肅云觀北面之盍皆斷絕也孔子曰太廟之堂亦嘗有說言舊曾說今則無也官致良工因麗節文致極也官致良工謂初造太廟之時官致其良工工則因隨其木之美麗節文

而裁制之所以斷絶家語作官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其功巧蓋貴文也 非無良材也蓋曰貴文也 非無良材大木不斷絶者蓋所以貴文飾也此蓋明夫子之博識也

子道篇第二十九

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 弟與悌同謂自卑如弟子 上順下篤人之中行也 上順從於君父下篤愛於卑幼也 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若夫志以禮安言以類使則儒道畢矣 志安於禮不妄動也言發以類不怪說也如此則儒者之道畢矣 雖舜不能加毫末於是矣孝子所以不從命有三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

不從命乃衷（衷善也謂善發於衷心矣）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脩飾孝子不從命乃敬（從命則陷身於禽獸之行不從命則親為脩飾君子不從命是乃敬親）故可以從而不從是不子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明於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慤以慎行之則可謂大孝矣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此之謂也故勞苦彫萃而能無失其敬（[illegible]）災禍患難而能無失其義則不幸不順見惡而能無失其愛（[illegible]）

荀子

以不順於親而且辱也非仁人莫能行詩曰孝子不匱此之謂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不敢違哀公之意故不對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者君問丘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丘不對賜以為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夫子有奚對焉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毀父有爭子

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為不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審其可從則從不可從則不從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無孝之名何也樹藝植藝播種也胼謂手足勞胼併也胝皮厚也丁果反

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遜與色不順與古之人有言曰衣與繆與不女聊[illegible]

繆與[illegible]言繆也脈也[illegible]傳作也[illegible]云人與己事實而不相照也[illegible]

今夙興

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無此三者則何以為而無孝之名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可也國士一國勇力之士故入而行不修身之罪也出而名不章友之過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何為而無孝之名也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牀禮耶孔子曰吾不知也練小祥也禮記曰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為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子貢曰汝何問哉

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耶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為汝問之子貢問曰練而牀禮耶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汝謂夫子為有所不知乎夫子徒無所不知汝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惟於訕上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何也裾裾衣服盛貌說苑作襜襜也昔者江出於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風則不可涉也放讀為方國語曰方舟投泭韋昭曰方並也編木為泭說苑作方舟方泭也詩云方之舟之非維下流水多耶維與唯同言豈

不以下流水多故人畏之耶言盛服色厲亦然也說苑作非下流水之多乎今汝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諫汝矣充盈猶厲也由告之畢又呼其名叮嚀之也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也猶若舒和之貌禮記曰君子蓋猶猶爾也孔子曰志之吾語汝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奮振矜也色知謂所知見於顏色有能自有其能皆矜伐之意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皆在不隱其情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既知且仁夫惡有不足矣哉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

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士者修立之稱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知者皆謂為智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則樂其意為治之意既已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

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法行篇第三十禮義謂之法所以行之謂之行

公輸不能加於繩聖人莫能加於禮公輸魯巧人名班雖至巧繩墨之外亦不能加也禮者衆人法而不知聖人法而知之衆人皆知禮可以爲法而不知其義者也曾子曰無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無禁辭也內人之疏外人之親謂以疏爲內以親爲外家語曰不比於親而比於疏者不亦遠乎韓詩外傳作無內疏而無外親也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已至而呼天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遠乎謂失之遠矣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反謂乖悖

刑已至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涓涓源水不雝不塞轂已破碎乃大其輻事以敗矣乃重太息其云益乎源水之水泉源也雝讀為壅大其輻謂壯大其輻也重太息嘆嗟之甚也三者皆言不慎其初追悔無及也曾子病曾元持足曾子曰元志之吾語汝曾元曾子之子也夫魚鼈黿鼉猶以淵為淺而堀其中堀與窟同鷹鳶猶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餌故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耻辱亦無由至矣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珉石之似玉者為夫玉之少而珉之多耶孔

子曰惡賜是何言也（惡音烏猶言烏謂此義也）夫君子豈多而賤之少而貴之哉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溫潤而澤仁也（鄭康成云 [illegible]）縝栗而理知也（鄭云 [illegible] 智者 [illegible]）堅剛而不屈義也（[illegible]）廉而不劌行也（[illegible]）折而不撓勇也（[illegible]）瑕適並見（[illegible]）情也（[illegible]）扣之其聲清揚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illegible]）故雖有珉之彫

彤不若玉之章章彤彤謂彤飾文采也章章素質明著也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之謂也詩秦風小戎之篇引之喻君子比德曾子曰同遊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仁者必能使人愛已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不長厚故為人所輕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廉潔不聞於人三者在身曷怨人當反諸已怨人者窮怨天者無識無識不知天命也失諸己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南郭惠子未詳其姓名蓋居南郭因以為號莊子有南郭子綦夫子弟子也雜謂賢不肖相雜而至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

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檃栝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報有子而求其孝非恕也（報孝養也詩曰欲報之德）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聽令非恕也士明於此三恕則可以端身矣孔子曰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思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曰思也（無[illegible]人思[illegible]念）有而不施窮無與也（窮乏之時無所依託）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則教有思窮則施

哀公篇第三十一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治國敢問何如之耶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志記識也服古之服猶若夫子服逢掖之衣章甫之冠也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舍去此謂古也哀公曰然則夫章甫約屨紳而搢笏者此賢乎章甫殷冠王肅云約謂屨頭有拘飾也鄭康成云約之言拘也以為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紳大帶也搢笏於紳者也孔子對曰不必然夫端衣玄裳絻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端衣玄裳即朝玄端也絻與冕同鄭云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

二寸而廣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已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則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路王者之車亦車之通名爾雅云輅車之大者輦悤䡨之屬也斬衰管屨杖而啜粥者志不在於酒肉儀禮喪服曰斬者何不緝也衰長六尺博四寸三升布為之鄭注喪服云上曰衰下曰裳當心前有衰後有負板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無所不在也管菲也此言服被於外亦所以制其心也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哀公曰善孔子曰人有五儀言人之賢愚槩其儀法有五也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聖哀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

道善言心不知色色（色色謂以己之色觀彼之色知其好惡也論語曰色斯舉矣）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為己憂（不知託賢但自憂而已）勤行不知所務止交不知所定（交謂接待於物皆言不能辨是非從彼失據也）日選擇於物不知所貴（不知可貴重也）從物如流不知所歸（為外物所誘蕩而不返也）五鑿為正心從而壞如此則可謂庸人矣（鑿竅也五鑿謂耳目鼻口及心之竅也言五鑿雖似於正而其心已從外物所誘而壞矣是庸愚之人也一曰五鑿五情也莊子曰六鑿相攘司馬彪曰六情相攘奪韓詩外傳作五藏為正也）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

率也雖不能徧美善必有處也率循也雖不能盡徧必循處其一隅言有所執守也是故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論語曰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也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止於辨明事而已矣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由從也謂不從不正之道故知既已知之矣言既已謂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則若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言固守所見如愛其性命肌膚之不可以他物移易者也故富貴不足以益也卑賤不足以損也皆謂志不可奪如此則可謂士矣士者修立之稱一曰士事也言其善於任事可以入官也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君子矣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

言忠信而心不德不自以為有德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思慮明通而辭不爭故猶然如將可及者君子也猶然舒遲之貌所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家語作油然王肅曰不進貌也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賢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行中規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本亦身也言雖廣大而不傷其身也所謂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富有天下而無怨財富有天下謂王者之佐也怨讀為蘊言雖富有天下而無蘊畜私財也家語作無宛禮記曰事大積焉而不宛古蘊苑通而此因誤為怨字耳布施天下而不病貧言廣施德澤慈惠困窮使家給人足而上不憂貧之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

如此則可謂賢人矣賢者亞聖之名說文云賢多才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大聖矣孔子對曰所謂大聖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辨乎萬物之情性者也辨別萬物之情性也大道者所以變化遂成萬物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辨情性乃能理是非之取舍而不惑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其事謂聖人所理化之事言辨別萬事亦如天地之別萬物各使區分也明察乎日月聖人之明察如日月總要萬物於風雨總要猶統領也風以動之雨以潤之言統領萬物如風雨之生成也繆繆肫肫其事不可循繆當為膠相加之貌莊子云膠膠擾擾肫與肫同雜亂之貌爾雅云訰訰亂也言聖人治

萬物錯雜膠膠訑訑然而衆人不能循其事

若天之嗣其事不可識

嗣繼也言聖人如天之繼嗣衆人不能識其意

百姓淺然不識其鄰

鄰近也百姓淺見不能識其所近況能識其深乎所謂日用而不知者也

若此則可謂大聖矣哀公曰善魯哀公問舜冠於孔子孔子不對

哀公不問舜德徒問其冠故不對也

三問不對哀公曰寡人問舜冠於子何以不言也孔子對曰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矣其政好生而惡殺焉

務讀為冒拘與句同曲領也言雖冠衣拙朴而行仁政也尚書大傳曰古之人衣上有冒而句領者鄭康成注云言在德不在服也古之人三皇時也冒覆項也句領繞頸也禮正服方領也

是以鳳在列樹麟在郊

野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君不此問而問舜冠所以不對也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曰君之所問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知之曰非吾子無所聞之也孔子曰君入廟門而右登自胙階仰視榱棟俛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馬不至矣謂祭祀時也胙與阼同榱亦椽也哀將焉不至也君昧爽而櫛冠昧闇也爽明也謂初晩尚暗之時平明而

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焉不至矣君平明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末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焉不至矣（諸侯之子孫謂奔亡至魯而仕者自平明至日昃在末庭而修臣禮君若思其勞則勞可知也以喻哀公亦諸侯之子孫不戒懼修德亦將有此奔亡之勞也）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四郊亡國之虛則必有數蓋焉（虛讀為墟有數蓋焉猶言蓋有數焉倒言之耳新序作亡國之墟列必有數矣）君以此思懼則懼將焉不至矣且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不至矣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仁乎紳大帶也委委貌周之冠也章甫殷冠也鄭注儀禮云委安也所以安正容貌章表明也殷質言所以表明大夫也孔子蹴然曰君號然也莊子音義崔譔云蹴然變色之貌號讀為胡號胡相近字遂誤耳家語作君胡然也資衰苴杖者不聽樂非耳不能聞也服使然也資與齊同苴竹杖也苴謂蒼白色自死之竹也黼衣黻裳者不茹葷非口不能味也服使然也黼衣黻裳祭服也白與黑為黼黑與青為黻禮祭致齋不茹葷非不能味謂非不能知味也鄭注周禮司服云希冕者衣裳刺繡而已且丘聞之好肆不守折長者不為市竊其有益與其無益君其知之矣好喜也言喜於市肆之人不使

所守貨財折耗而長者亦不能為此市井盜竊之事長者不為市而販者不為非也家語王肅注云言市肆弗能為廉好肆則不折也人為市估之行則不守折人為長者之行則亦不為市買之事竊宜為察察其有益與其無益以竊字屬下句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問取人之術也孔子對曰無取健健羨之人無取詌未詳家語作無取鉗王肅云謂妄對不謹誠者或曰捷給鉗人之口者無取口啍啍與諄同方言云齊魯凡相疾惡謂之諄憎諄之閏反王肅云啍啍多言或曰詩云誨爾諄諄口諄謂口教誨心無誠實者諄諄倫也健貪也詌亂也口啍誕也健羨之人多貪欲詌忌之人多悖亂譊疾之人多妄誕說苑曰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為可取也孔子曰無取拑者無取捷者無取口啍者拑者太給利不可盡用也捷者必兼人不可為法也口啍者多誕而

寡信後恐不驗也韓詩外傳曰無取健無取倿無取口讒健驕也倿諂也口讒誕也皆大同而小異故弓調而後求勁馬馬服而後求良馬士信愨而後求知能馬士不信愨而有多知能譬之其犲狼也不可以身尒也（有讀為又 / 尒與邇同）語曰桓公用其賊文公用其盜（謂管仲寺 / 人勃鞮也）（盜亦賊也以喻士信愨則仇 / 讎可用不信愨則親戚可踈）故明主任計不信怒闇主信怒不任計（信亦 / 任也）計勝怒者彊怒勝計者亡定公問於顏淵曰東野子之善馭乎（東野氏也 / 馭與御同）顏淵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失讀為逸奔也下同 / 家語作馬將佚也）定公不悅入謂

左右曰君子固讒人乎三日而校來謁之曰東野畢之馬失校人掌養馬之官也兩驂列兩服入廄兩服馬在中兩驂兩服之外馬列與裂同謂外馬擘裂中馬牽引而入廄定公越席而起曰趨駕召顏淵顏淵至趨謂為促速也定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吾子曰東野畢之馭善則善矣雖然則馬將失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窮其馬是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也今東野畢之馭上車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

銜體銜與馬體也步驟馳騁盡禮畢矣謂調柔其馬或步驟馳騁盡朝廷之禮也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馬不已是以知之也定公曰善可得少進乎定公更請少進其說顏淵對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

堯問第三十二

堯問於舜曰我欲致天下為之奈何恐天下不歸故欲致而取之也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倦而天下自來執一專意也行微行細微之事也言精專不怠而天下自歸不必致也執一如天地如天地無變易時也行

微如日月（日月之行人所不見似於細微安徐然而出無急止之時也）忠誠盛於内賁於外形於四海（賁飾也形見也禮記曰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也）天下其在一隅耶夫有何足致也（夫物在一隅者則可舉而致之今有道天下盡歸不在於一隅焉用致也有讀爲之）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武侯晉大夫畢萬之後文侯之子也）吳起進曰亦常有以楚莊王之語聞於左右者乎武侯曰楚莊王之語何如吳起對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巫臣楚申邑大夫也）莊王曰

不穀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是以憂也其在中歸之言也（中歸與仲虺同湯左相也）曰諸侯自為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為謀而莫已若者亡（疑謂博聞達識或決疑惑者）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羣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是以憂也楚莊王以憂而君以憙武侯逡巡再拜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振舉）伯禽將歸於魯（伯禽周公子成王封為魯侯將歸謂初之國也）周公謂伯禽之傅曰汝將行盍志而子美德乎（將行何不志記汝所傅之子美德以言我）對曰其為人寬好自用以慎（寛寛弘也自用好自務其用也慎謹

客也此三者其美德也已周公曰嗚呼以人惡為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道君子好以道德教人故[illegible]民皆歸道者[illegible]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窶小也[illegible]自用則小而寡[illegible]傳曰[illegible]好自用[illegible]欲益之也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知如士不與士爭知士謂[illegible]事者不爭言責任彼爭者均者之氣也汝又美之好自用則必不委任而與之爭事爭事乃均敵者尚氣之事非人君之量

也彼其愼也是其所以淺也彼伯禽之愼家不廣接士適所以自使智識淺近也聞之曰無越踰不見士周公聞之古也越踰謂過一日也見士問曰無乃不察乎懼其壅蔽故問無乃有不察之事乎不聞即物少至少至則淺物事也不見士則無所聞無所聞則所知之事亦以少則意淺矣聞或爲問也彼淺者賤人之道也汝又美之吾語汝我文王之爲子爲文王之子也武王之爲弟成王之爲叔父周公先成王薨未知成王之謚此云成王乃後人所加之耳吾於天下不賤矣然而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周公自執贄而見者十人禮見其所尊敬者雖君亦執贄故宋公執贄請見周豊鄭注尚書大傳云十人公卿之中也三十人羣士

之中也百人屬大夫之中也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謂臣見君則不還贄敵者不敢當則還之禮尚往來也士相見禮曰主人復見之以其贄曰向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贄於將命者鄭康成云贄者所執以至也君子見於所尊敬必執贄以將其厚意也貌執之士者百有餘人貌執待之以禮貌相待之士未得為之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謂畢既之士欲言之不盡聞公先請其畢辭也說苑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執贄而師見者十人所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千人朝者萬人於是吾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於是十百人之中僅乃得三士正身治國吾所以得三士者亡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

中十人與三十人雖尊敬未得賢至百人千人然後乃得三人以明接士不廣無由得賢也故上士吾薄為之貌下士吾厚為之貌上士中誠重之故可薄為之貌下士既無執贄之禮惟失賢士之心故厚為之貌尤加謹敬也人人皆以我為越踰好士然故士至人不知則以為越踰然亦以禮貌之故而至也士至而後見物物事也見物然後知其是非之所在戒之哉汝其以魯國驕人幾矣幾危也周公言我以天下之貴猶不驕士汝今以魯國之小而遂驕人危矣夫仰祿之士猶可驕也仰魚亮反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彼正身之士舍貴而為賤舍富而為貧舍佚而為勞顏色黎黑而不失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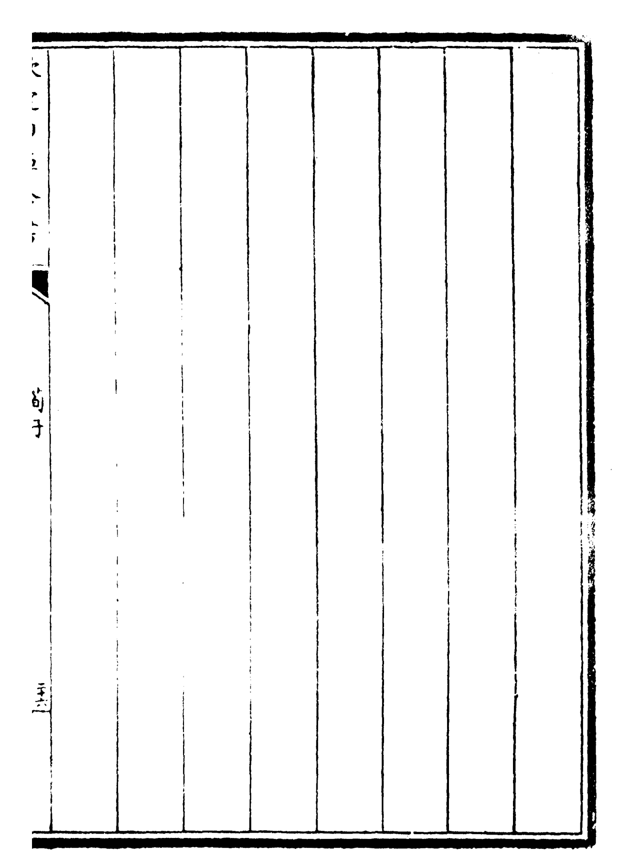
黎讀為梨謂面如凍梨之色者也是以天下之紀不息文章不廢也賴守道之士不苟狗人故得綱紀文章尚存也語曰繒丘之封人繒與鄫同鄫丘故國封人掌疆界者漢書地理志繒縣屬東海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之也處官久者士妬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民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每益祿而施愈博位滋尊而禮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子貢問於孔子曰賜為人下而未知也下謙下也子貢問欲為下未知其益孔子曰為人下者其猶土也深抇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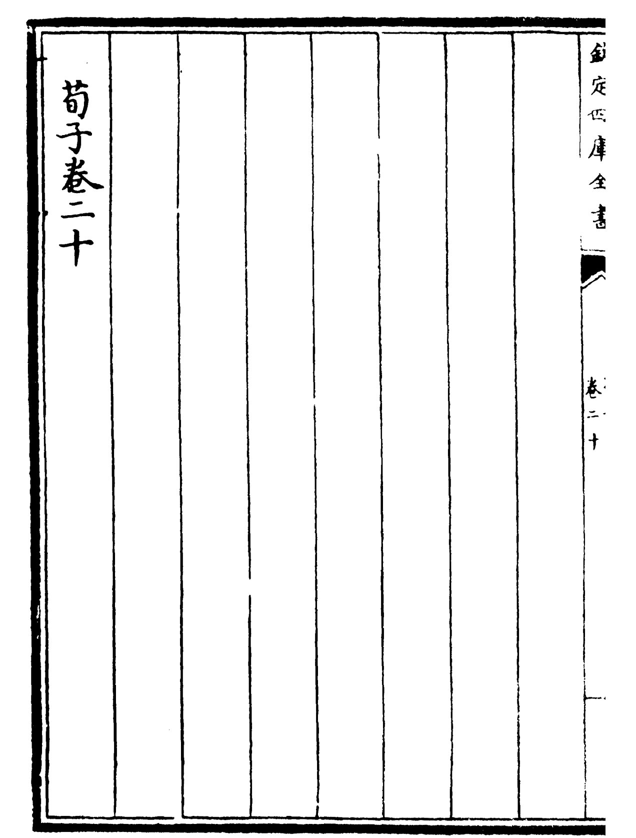
而得甘泉焉扫掘也設沒反扫之而五穀蕃焉草木殖焉禽獸育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息為人下者其猶土也昔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萊不用子馬而齊并之宮之奇虞賢臣諫不從以其族行子馬未詳其姓名左氏傳曰襄二年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又六年齊侯伐萊萊人使王湫帥師及正輿子軍齊師齊師大敗之遂滅萊或曰正輿子字子馬其不用未聞說苑諸卿巳諫楚莊王曰昔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并之據年代齊滅萊在楚莊王之後未詳諸卿巳之諫也紂刳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不親賢用知故身死國亡也

為說者曰孫卿不如孔子是不然也孫卿迫於亂世鰌於嚴刑上無賢主下遇暴秦禮義不行教化不成仁者絀約天下冥冥行全刺之諸侯大傾當是時也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故君上蔽而無覩賢人距而不受然則孫卿將懷聖之心蒙佯狂之色視天下以愚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是其所以名聲不白徒與不衆光輝不博也今之學者得孫卿之遺言餘教足以為天下法式表儀所存者神所過者化

觀其善行孔子非遇世不詳察云非聖人奈何天下不治孫卿不遇時也德若堯禹世少知之方術不用為人所疑其知至明修道正行足以為綱紀嗚呼賢哉宜為帝王天地不知善桀紂殺賢良比干剖心孔子拘匡接輿避世箕子佯狂田常為亂闔閭擅彊為惡得福善者有殃今為說者又不察其實乃信其名時世不同譽何由生不得為政功安能成志修德厚孰謂不賢乎自為說者

已下咸荀卿弟子之辭也





荀子卷二十

謹案卷十八第五頁前四行横草直成未聞刋本
脱成字据困學紀聞引荀子注增
第五頁後一行子冥立刋本冥訛寘据史記改
第六頁後八行水虞於是乎禁罜麗刋本禁下衍
置字据國語刪又罜訛罣据説文改
第十頁後一行鉅大也刋本大訛人今改
第十一頁前五行幽深反按反字疑衍
第十二頁前三行請占之五帝按困學紀聞引建

本荀子作五泰此作五帝乃從唐仲友台州刋本附識於此

第十三頁後二行加之以紘綖刋本紘訛紞据國語改

第十四頁前六行北方謂之地螻刋本地訛虵据說文改

第十五頁前六行黄帝時人刋本人訛也今改

卷十九第六頁前六行後易之以玉為也刋本為

訛馬据世德堂本改

第十八頁後二行塡如謂土塡塞也刋本如上塡

字脫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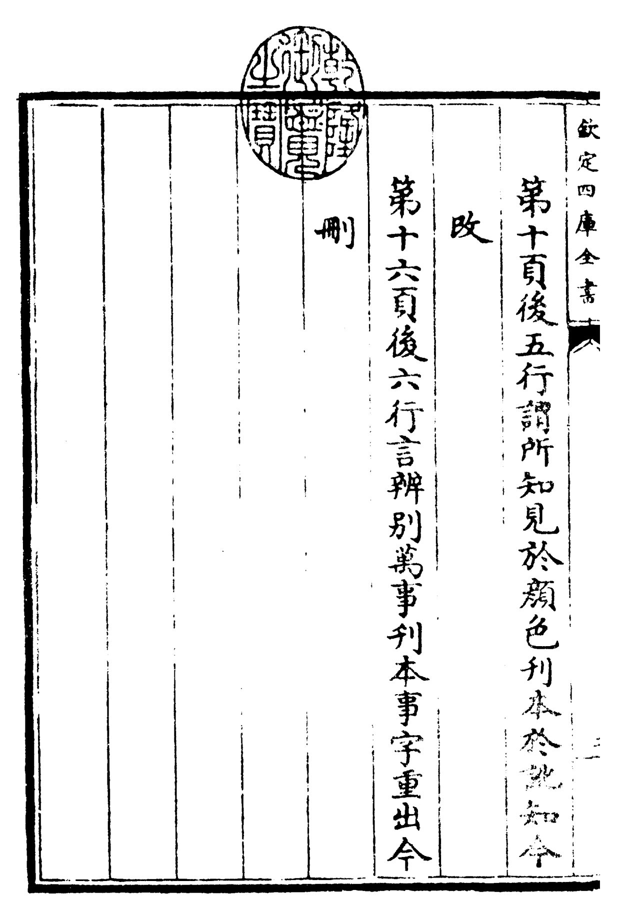
第二十頁後五行或讀爲姐伺也按二句似有脫

誤

卷二十第十頁前七行方舟捘泭刋本泭訛附据

國語改又按國語捘泭作設泭此作捘與管子

兵法篇同



第十頁後五行謂所知見於顏色刋本於說知今改

第十六頁後六行言辨别萬事刋本事字重出今删